

# 印尼泗水華人社團的現狀與展望

## 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教大學印華研究中心 – 李秀珍

### 前言

中國人很早就已經踏出國門，散佈在世界各地，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尼）。眾所周知，在印尼曾數次發生排華事件，不僅是在荷蘭及日本殖民時代發生，獨立之後，印尼許多地方多次發生暴亂。凡有暴亂，無論是任何原因，遭殃的總是華人。華人在印尼這塊土地上走過了漫長的坎坷路，但這一切遭遇並沒有把這群華人打垮，反而多年來，華人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有人說印尼華人是“羔羊”，是“奶牛”。羔羊也好，奶牛也罷，在印尼扎根數百年的華人是印尼人民的一份子，這是不可否認的。他們的理念從“落葉歸根”已轉為“立足本土，落地生根”了。

早期來到印尼的中國人，多半是隻身男子，舉目無親，語言不通，他們成了道道地地的“外國人”。到了南洋，在同一條船上的中國人，必須相互幫助才能生存。爲了便以聯絡，有個照應，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工商業，有共同點的中國人成立了華人社團。當初的華社，經濟情況並不富裕，但他們非常團結，只要有家人、鄉親或朋友遇難，大家都會伸出援手，同甘共苦一起克服困難。

1965 年之前的華社，除了做些聯絡會員的工作，也開展公益事業、開辦華文學校和創辦華文報社。然而，1965 年在印尼發生的九三〇事件，導致許多華社會館遭到破壞或是被接管。政治壓力下的華社祇好處在冬眠狀態，直到 1998 年蘇哈多總統下台後華社方能重振旗鼓。借鑒以往的經驗，如今的印尼華社與以往的華社有何差異，面對著哪些問題，領導們又如何想方設法為繼承華社而努力。這是本文探討的幾個問題。為了能更具體地提出案例，筆者選擇了泗水成為研究點，因為除了三寶壟和雅加達之外，對中國人來說，泗水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Noordjanah, 2004:5）。數次普選結果也顯示泗水華人人數全國排行第二，僅居雅加達之後，而且在泗水也曾多次發生暴亂事件，造成了華社的起起落落。泗水華社當中，歷史最悠久的是惠潮嘉會館，此百年會館是歷史的見證者，是本文分析焦點。

### 一、印尼華人

千島之國印度尼西亞，位於亞洲東南部，是世界上擁有島嶼最多、面積最大的群島國家。印尼人口約 2.4 億人，為世界第四人口大國。按不正式的統計，印尼華人佔 5-6%，約 880 萬人至 1100 萬人之間（根據印華百家姓之資料）。雖然比例不大，但印尼是華人最多的國家。中國人何時來到印尼，沒有明確的記錄。據 Wijayakusuma 在西爪哇的萬登、蘇門答臘島的巨港附近、加里曼丹島曾出土漢朝的器皿（2005:14-15）。由此可見，中國人很早就已與印尼人民有了交往，甚至比歐洲人還早，中國人已多次來到一個在經濟、政治和民俗方面最有影響力的爪哇島。然而，直到公元 13 世紀中國人才真正地在爪哇島北部的沿海地區落腳定居（Wibowo, 2010:51）。

19 世紀末以前，到印尼的中國移民多半是男性。有些信仰伊斯蘭教，與原住民通婚的情況很多。19 世紀末之後，大批中國移民——包括女眷來到印尼，形成華人新客小區。他們主要信奉佛教和傳統宗教（道教和儒教），改變宗教和原住民通婚的華人減少了。這些移民多半來自四個族群：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和廣府人。他們各自帶進自己的方言、風俗習慣及文化。

早期和原住民通婚的中國人的子女多半受荷蘭教育。這群華人後裔被稱為“僑

生”，而後期來的中國人，多半是文盲、一貧如洗的破產農民和城市貧民，這群中國人被稱為“新客”。“僑生”和“新客”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新客”把“僑生”當成“叛徒”，因為他們放棄了祖先的國籍。而“僑生”則認為“新客”是文化水準較低的一群。荷蘭人經常利用這矛盾來挑撥離間，造成他們相互敵視。

經過漫長的歲月，“僑生”和“新客”已在印尼居住了好幾代，然而，印尼的政治情況始終不能讓這群已成為公民的印尼華人享有該有的權利，甚至經常受到壓迫與歧視。數次的排華事件，都是與掌權者有關（Noordjanah, 2004:4）。為了生存，華人祇得無奈地委曲求全，甚至改名換姓，希望能在異國他鄉立足。

## 二、印尼華社

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語言又不通，本著“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原則，形成小集團是理所當然的。最初成立的是擁有共同方言的同鄉會，大家凝聚在一起，就有安全感和舒適感。起初的華社是一種“幫派”，這些非正式的社團逐漸發展，到後來也轉為合法化。

荷蘭殖民時期，來到印尼的中國人人數迅速增加，不僅是貧苦農民和工人，間中也有不少知識分子。為了教育，他們三番五次向荷蘭政府要求辦校，但一直都無法得到荷蘭人的首肯。為了實現辦校的夢想，中國人於 1900 年 3 月 17 日在巴達維亞（現在的雅加達）成立了第一個華人組織－“中華會館”。這會館成為華人文化與習俗改革的活動中心，次年創辦了第一所中華學校（Wibowo, 2010:53）。

“中華會館”被視為“親中國大陸”的華社，另一方面，“僑生”則成立了“中華會”。當“中華會”成員轉入印尼籍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問題，他們身為印尼公民應該照舊歸“中華會”還是要轉入印尼社團，如“印尼學生會”（Jahja, 2009:39）？既然不再是中國人，照道理他們應該脫離“中華會”，然而，這不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們還需要時間來適應他們的新身份。

之後，華人社團一一成立，如：廣肇會館、福建會館、華僑公會、亞弄公會、中華總會等。由於印尼政府對中國文化的排斥，許多華社受到不少限制與控制。雅加達衛戍司令部於公元 1958 年 9 月 18 日宣佈封閉了親中華民國的 52 個華僑團體，接著 10 月 2 日政府又宣佈“禁止與印尼無外交關係之外國僑民設立及為他們而成立的各種組織的存在”的法令。次年 4 月 4 日又發佈：解散凡與印尼無邦交之僑民組織，違者處以六年監禁，該組織的理監事且加刑三分之一。其後，在蘇門答臘島以及西爪哇兩地將近百所僑團（包括親中華民國的學校）亦先後被迫封閉。

公元 1965 年發生的九三〇事變，執政的蘇哈多總統發佈了許多對華人不利的條例。印尼的所有社團停止活動，僅能成為辦理喪事的組織。約 1500 所華校被逼封閉，華人子弟若是不及時轉送到印尼學校，就要面臨失學的命運。公元 1968 年在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了印尼商貿中心，目的在於募集為建設國家所需的資金。公元 1965 年直到 1998 年期間，在印尼三兩年就會發生一樁排華事件。這段歲月，華社在冬眠狀態，雖然有些宗教團體比較活躍，但很明顯地華人被引導成為支持政府的一股力量。

直到瓦西特總統上台，才廢除了限制華人活動的條例。華人文化得以復原，印尼華人獲得前所未有的待遇。梅加瓦蒂總統上台後，還將春節批成國家公共假日。但，經過了三十二年的封鎖，想即刻把印尼華人文化歸還到原位是何等不易。畢竟七〇年後出世的華裔很少有機會接觸到中華文化，許多華人禮儀都改成西式儀式。由於在蘇哈多時代，規定所有國民都必須要有宗教（否則被定為共產黨），為了安全，許多華人也轉為信仰西洋色彩較濃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僅有少數極為傳統的華人才堅持信仰佛教。孩子們由於多半轉入華人較多的天主教或基督教學校，也因而受到影響，選擇

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

改革開放後，印尼各地的華社如春筍逢甘露般到處成立，華教與華文媒體也就隨著時機一一誕生。印尼第一個全國性的華人社團是“印華百家姓協會”，成立於1998年9月28日。公元2007年，印華百家姓曾做了統計，在雅加達當時有176個華社，其中有：民族主義團體、商貿團體、宗親會、同鄉會、校友會、宗教團體等。之外，還有些華人開始參政。值得一提的是幾種不同於以往的華社：

- 1、 民族主義團體：如印尼華裔總會，是個印尼民族主義華社。
- 2、 同鄉會：華人不僅成立在中國的同鄉會，如：梅州會館、廣肇會館、福清同鄉會、大埔同鄉會等，還成立在印尼的同鄉會，如：勿里洞同鄉會、亞齊同鄉會、打拉根旅雅同鄉會、銀亭同鄉會等。
- 3、 幾個有共同點的華社成立聯合會，如：印尼廣東社團聯合總會、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等。廣東省的社團蓬勃發展，2007年11月13日成立了印尼廣東社團聯合總會，把客家、廣肇、潮州、海南、梅州、蕉嶺、惠州和勿里洞的社團召集在一起。2009年5月23日在雅加達成功舉辦了第五屆世界廣東同鄉聯誼大會。而印尼客屬聯誼總會成立於2008年5月3日，成立時得到全國卅個客屬團體支持，如今此聯誼會成員已增加到五十個客屬團體，每年舉辦一次全國工作會議。2010年在泗水舉辦的工作會議上就討論了接班人的問題。2013年在雅加達舉辦了第廿六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將近一萬人到會。開幕儀式由副總統－布迪歐諾先生及雅加達副省長－鍾萬學先生（客家人）主持。

冬眠甦醒十五年之後的華社目前面對著非常嚴重的老化問題：接棒人的缺乏，令前輩們感到擔憂。願意參與活動的華人子弟人數少之又少，老一輩的理事開始擔心數年之後會青黃不接，後繼無人，華社的命運又該何去何從？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 三、泗水華人

爪哇島是17508個島嶼當中人口最密的一個島，此島面積為12.8萬平方公里，1.41億人口（2012年人口普查數據）。除了雅加達以及日惹特別行政區之外，爪哇島分為西、中以及東爪哇三省。東爪哇省會—泗水（SURABAYA）—是印尼第二大都市，是印尼古老城市之一，如今已發展成一個生氣勃勃，先進的工商業大城、印尼東部的的主要商港和第二大軍港。

公元1293年5月31日威查雅王子在泗水建立了MOJOPAHIT王國，1625年開始被荷蘭統治，一直到公元1900年之後，泗水才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公元1926年泗水正式成為東爪哇的省會。1975年泗水市長蘇巴爾諾先生正式公佈5月31日為泗水市的市慶。

SURABAYA 這名字的起源，有許多說法。歷史遺留下來的石碑上記載著Brantas河口有一個渡船港口叫“Curabhaya”（1358年）。可見SURABAYA這名稱很早就有了。歷史學家認為此名的語意是“勇敢克服困難”。此外，還有一個著名的關於SURA（鯊魚）與BAYA（鱷魚）的民間傳說。據說鯊魚和鱷魚本是好朋友，它們都希望自己的後裔能像它們一樣和平相處。但，當它們討論到將來由誰來掌權執政的時候，就發生了口角，甚至在Kalimas河口殊死鬥爭；經過了六晝夜的打鬥不分勝負，最後血淋紅橋而同歸於盡。它們的屍體被沖到海岸上，發現者就將該地稱之鯊（SURA）和鱷（BAYA），連成：蘇拉巴亞，即因此而得名。

1945年11月10日泗水市英勇的兒女不願向侵略者投降，雖然受到海、陸、空攻擊，依然奮勇前進，不惜奉獻出他們最寶貴的性命，壯烈犧牲了兩萬人。在泗水市中心，築立了一座烈士塔以紀念他們為國犧牲的偉大壯舉，泗水也因而被譽為“英雄

城”。

泗水面積為 374.8 平方公里，約 320 萬人口，華人佔 7.25%，即 23 萬人左右。中國人何時來到泗水，並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不過，在 14 世紀已有中國人居住在泗水，但直至 18 世紀中期前後泗水唐人街才基本形成（Noordjanah，2010:39）。從外表上看，這群華人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但其實他們來自不同的民系。1930 年的統計把泗水華人劃分為四大民系，即：

序號	民系	人數	百分比
1	福建	19,747	61,97
2	客家	1,391	4,37
3	潮州	2,399	7,53
4	廣府	5,622	17,64
5	其他	2,707	8,49
	總共	31,866	100

資料來源：Volkskstelling 1930 deel VII. Verslag van der Toestand der Stadgemeente Soerabaja over 1940. Statistische Berichten der Gemeente Soerabaja Jaarnummer 1931. (Noordjanah，2010:41)

大約 19-20 世紀初，更有大量閩粵華商來到泗水，但印尼獨立後的普選結果已無法得出每個民系的百分比。他們聚集在泗水北區，即 Kalimas（金河）東岸的西唐人街（Djalan Kampoeng Tionghoa 或 Jalan Panggung 或 Petjinar Koelon）、大伯公街（Tepekong Straat, Jalan Coklat）、喇叭街（Jalan Slompretan）和甘邦澤本（Jalan Kembang Jepun）街一帶。他們在那兒繁衍生息，發展經濟。公元 20 世紀初，特別是 1911 年荷蘭政府取消通行證制度之後，泗水華埠迅速發展，泗水唐人街的中心地段擴展到加巴山（Jalan Kapasan）街。

泗水唐人街不僅是華人聚居地和從事各種行業的地方，而是華人保持其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基地。除了店屋之外，在唐人街還能看到古色古香的寺廟宮觀和各姓宗祠。這些廟堂供奉不同的禪位，有著不同的思想，他們有些堅持保留中華文化，有些卻與當地文化相融合，但均能體現出華人初到泗水市時帶來的宗教信仰。泗水的所有廟宇當中，以座落於加巴山街的文廟最有名。文廟建於 1883 年，不算是最老的廟宇。但對泗水市來說，極為重要。話說在中國山東省也有一座城市，名為“泗水”。孔子逝世後就安葬於魯城之北一泗水市邊上，那兒就建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廟。由此，華人就將 SURABAYA 稱為“泗水”、“泗邑”或“泗濱”。在 Jalan Karet 有鄭、韓、蔡氏三所宗祠。這些建築物歷史悠久，曾經有過輝煌的歲月，是泗水唐人街中華傳統文化的標誌性建築物。

至今泗水市的唐人街依然保存著古老的街道，兩旁具有特色的華人店屋林立，卻看不到一個漢字。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前居住在這店屋的華人逐漸搬遷到住宅區，不住唐人街了。他們白天來唐人街做生意，晚上回家休息。顯然現代華人的思想有了變化。以前的老人家認為住店屋最方便，既可顧店又可顧家。現在的人卻認為作息分開才能享受人生。因此，唐人街白天相當熱鬧，晚上卻猶如死城，成了強烈的對比。

#### 四、泗水華社

荷蘭殖民時期，華人無法加入當地任何團體，所以他們就萌起成立屬於自己的華社，開始的時候，一般設在唐人街的這些華社的作用是幫助“新客”解決基本問題，但後來這些華社在經濟及政治方面也有所作為。

1965年之前的泗水華社種類有慈善機構、青年及體育機構、婦女組織以及同鄉會。除了以上分類法，也分了“新客”和“僑生”團體。那時，最強大的組織是“中華會館”、“商會”和“中華會”。泗水的“中華會館”和“商會”是巴達維亞的分會。“中華會館”主要的活動是辦校、開診療所以及為華人爭取公平待遇。成立“商會”的初衷是為了關注經濟與商貿問題，然而，到了後來，“商會”也牽涉到華人生活的各方各面，甚至成了華人教育的主要資金來源（Noordjanah, 2004:58）。

從以上四種類型的華社，以慈善機構最多，大約有四十多個。他們的活動以處理會員後事以及主辦婚禮為主，有些也開辦武館、華語補習班、中醫診療所等。

華社的路是坎坷不平坦的。日本殖民時代，日本人解散所有華社，將“新客”與“僑生”均歸入僅有的“華僑總會”。公元1945年獨立后，華社再次恢復原貌。1965年九三〇事件，印尼全國的華社被逼封閉，祇有宗教團體和宗祠還能維持舉辦一些活動。直到1998年改革開放後，印尼華社才能重振旗鼓。

目前在泗水的華社（非政治性團體）約有142個，種類繁多，如：

1	友協、公眾性質的團體	13
2	同鄉會	19
3	宗親會	17
4	宗教團體	13
5	醫療衛生、殯儀館	7
6	校友會	22
7	教育機構	10
8	文娛、藝術、體育	36
9	商業	3
10	報社	2
	共	142

公元1998年後的華社性質和以往的有所不同，如：

1、不少性質相似的公眾團體，如：

印中經濟、社會和文化友好合作協會	印尼、中國友好協會
華裔聯誼會	印尼華裔總會
印尼中華總商會	印尼華商總會
扶輪社	獅子會

他們之間雖然性質相似，但也有其差異，譬如華裔聯誼會，可以說是泗水華社的大家長，經常會召集它屬下六七十個的華社開會，討論一些與華人有關的政府政策，或是統籌救災活動等。華裔聯誼會的範圍是地域性（東爪哇、泗水）的。要是有中國大陸長官來到泗水，接待的是華裔聯誼會，因此被視為是“親中國大陸”的。而華裔總會是個印尼民族主義色彩較強的團體，其宗旨是“立足本土”，華裔總會在印尼全國有五十個分會或支會，是印尼第二大的華社，有章程及章程附則，組織方面也比較規範。

2、有些人士不僅參加一個社團，還會在數所華社當領導；

3、關於同鄉會，有些不是單一的同鄉會，而是幾個縣或村合在一起，如：福州十邑同鄉會、廣肇會館（廣州、肇慶）、惠潮嘉（惠州、潮州、嘉應州）會館；

- 4、華人不僅是成立和中國原鄉的同鄉會，而是印尼原鄉同鄉會，如：來自加里曼丹島中南部的鄉親成立了南中加里曼丹旅泗同鄉會，還有打拉根（Tarakan）、銀亭（Genteng）、羅果占碑（Rogojampi）、三馬林達（Samarinda）的鄉親均成立了同鄉會。
- 5、致於宗親會，有些也不是單一的宗親會，而是幾個姓合在一起的，如：百家姓、有媯堂（田、胡、陳、虞、姚姓）、古城四姓（劉、關、張、趙姓）、賴羅傅宗親聯誼會、六桂堂（洪、江、翁、方、龔、汪姓）等。
- 6、關於校友會，不僅是泗水華校校友會，還有一些是來自印尼幾個城市的校友在泗水成立了校友會，如：瑪琅（Malang）、外南夢（Banyuwangi）、若班（Mojokerto）、絨網（Jombang）、馬城（Banjarmasin）某某學校旅泗校友會等；除此之外，還有在國外留過學的校友，也在泗水成立校友會，如：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華僑大學、留臺校友會和留華校友會等。
- 7、關於教育機構的性質有數個比較相似的，如：
  - 教師互助會 – 弘華師友會 – 華文教師聯誼會；
  - 華文教育統籌機構 – 漢語教學促進協會；
  - 文友協會 – 印華作協

142 個團體當中，以文娛、體育的組織最多；體育組織當中，又以晨運會最多。從晨運會的成員多半是花甲年華以上的老人，年齡的增加、體力的退化讓他們特別關注健康。

華社的理事結構多數以老人為主，很少年輕人參與。這是前輩們比較擔心的。他們都很希望能有能更多的年輕人加入，但常常卻無法把年輕人留住。印尼華社到底能維持多久，很多人都不看好，特別是同鄉會，因為印尼年輕人對祖籍國的概念已經相當淡薄，對祖先的籍貫更是毫無感情。況且，現在的年輕人找對象的時候已經不再在乎對方的籍貫，民系之間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如此一來，已經沒有所謂的“同鄉”或“鄉親”了。

## 五、惠潮嘉會館

在泗水市有一條金河（Kalimas），金河邊百年前是一條商道。距河畔約五百米的喇叭街是繁華的商業中心地，布商、銀行林立，惠潮嘉會館就屹立其中。

惠潮嘉會館成立於清朝嘉慶廿五年，歲次庚辰即公元 1820 年。呈請當時政府批准立案，原名廣東清明眾義塚公祠，是由清明祭倡首許浩、詹滿、洗永采及總理彭炬隆等先賢發起成立的，旨在聯絡鄉親感情，共謀互助合作，促進社會福利，發展本地工商業。

當時，會館現址一帶是唐人墳場墓地（曾被稱為 Pasar Bong, “Bong”即墳墓），有位先賢彭老伯熱心捐出他的房子，供鄉親清明掃墓時避風寄雨。為了興建會館、建築祠堂，創會先賢們出錢出力，不辭勞苦，四處奔走，向廣大同鄉募集資金。於清咸豐六年丙辰歲（1856 年）動工建築廣東公祠，翌年丁巳歲（1857 年）至庚申歲（1860 年）先建後堂，完成之後，再建前堂，直至同治十三年甲戌歲（1874 年），建築門樓，才完成該會館全貌。在會館後堂兩側牆上，留存著兩面古老石碑，立碑於光緒卅三年丁未歲（1907 年）。石碑上刻下了修建祠堂之捐款人士芳名和金額以誌紀念。期間數次因經濟拮据，只得暫時停頓，足足花了將近數十年的時間方能完成會館全貌，可想當時同僑大眾之經濟並不豐裕，也體現了先賢們的團結奮鬥精神。

後來移民泗水謀生的華僑日益增多，地區及家族觀念、形勢發展，促使廣肇鄉賢於 1912 年脫離總組織，另起爐灶。因此公祠內只留下粵東地區惠州、潮州、嘉應州

（現梅州）三州鄉賢理事接管會務。大勢所趨，順理成章正名為“惠潮嘉會館”。

歷屆先賢諸公總理、副理，同心合力發展會務，募集資金，購買泗水姑邦山，新老墳場兩處，供會友安葬先人。在會館裡每年舉行清明、冬至祭祀，以慰先人在天之靈。客家人尤其重視教育，因此於1950年創辦了“僑南學校”，培育同僑子女，造就人才，發揚中華文化。可惜由於政治因素，“僑南學校”於1958年被迫封閉。

時至公元1965年九三〇事變之後，華僑華人處境如風雨飄搖，人人自危。所有華校被逼封閉，僑團華社停止活動，許多會館均被接管。惠潮嘉會館亦岌岌可危。當年理監事諸公以智慧、才能、靈活手腕，幾經交涉，才得保全。

公元1965年至1990年間，會館的活動可以說僅限於協助會員辦理喪事。公元1970年，在泗水姑邦山的墳場均被遊民霸佔，交涉無效。當年理監事諸公經商討議決另覓地方作為墳場，熱心鄉賢聽聞後紛紛募捐，購買蘇戈力佐義山一座，供給會友安葬先人之墳場。

公元1990年經會員大會議決，組成新理監事會，推舉梁克疇鄉賢為新一屆主席，與數位副主席聯手主持發展會務。公元1992年得到諸鄉賢鼎力支持，以會潮嘉會館名義捐款建築泗水華人合資籌建的第一座ADIJASA殯儀館；後來，再接再勵，建築第二、第三座殯儀館，平價提供各種服務，給華社會友諸多方便。為人熱心、樂善好施的梁克疇擔任第一至第四屆主席，在任期間，增設福利部，推動全體理監事諸公及福利工委參加福利工作，發展公益事業。

李邦賢先生歷任副主席兼福利部主任，經驗豐富，工作認真；昔日輔佐梁主席之時，出謀獻策，建樹良多。公元2000年李邦賢鄉賢當選新五屆主席，駕輕就熟，領導群賢繼續前進。於公元2003年眾主席及鄉賢的共同發起，推動鄉親婦女精英參會並成立婦女部。

公元2004年12月12日，李邦賢主席高瞻遠矚，功成身退，召開全體會員大會，民主選舉結果，選出黃陽生博士為新六屆主席，帶領十五位理監事共同邁進。新任伊始，經全體理監事會議通過，修葺會館，讓會館顯得更加清潔美觀、富麗堂皇、寬暢宜人，但依然留存著許多光輝史蹟，遺澤後世，福蔭同鄉。此外，於2005年成功地舉辦了慶祝成立185週年紀念大會，令會館名聲傳遍海內外。

新七屆（2007-2010）理監事仍由黃陽生博士領導繼續發展會務，融集了客家精英的凝聚力，成為東爪哇及東印尼客屬會館的聯絡處，便以互通信息，增進鄉誼，期望各地客屬會館與時俱進、健康成長，會務的運作與各項活動日益健全。

會館是鄉親們互相交流與聯絡感情的場所。每逢周三、周六，會館備有由熱心人士提供的午餐，供會員免費享用，大家聚首一堂，談心話舊，皆大歡喜。會館內也備有象棋，愛好者都可前來參加對弈。幾度選派象棋高手參加友誼賽，多次榮獲冠軍寶座。此外，還成立了康樂組，提倡體育活動，鼓勵會員參加晨運增進健康。會館曾派出乒乓球高手參加省級比賽榮獲冠軍。會館推行正當的娛樂活動，如舞蹈、唱歌（歌詠、卡拉OK）等。通過這些有益身心的活動，促進了會員們之間的感情。

除了聯絡鄉親感情，會館福利部也盡力促進有益的社會工作，如：

- 1、向熱心同鄉認捐白米，按月分發給貧苦會員，每戶領取定量白米；年終分發紅包，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
- 2、設醫療補助科，乃以協助會員解決貧病交迫的窘境，扶危解難為宗旨；實行義診活動，使環近地區的居民受益。
- 3、特殊情況協助個別方案之貧苦會員續租房屋；
- 4、節慶期間，分發日用品給貧苦居民；
- 5、與泗水其他華社合作，參與賑災活動。

會館活動日益增多，現有的場地略嫌稍小，爲了能讓會館的活動有更好的發展空間，在熱心的數位鄉賢與理監事及全體會員同心合力的大力支持下，於 2009 年會館買了兩間三層樓的店屋成爲活動中心，於 2010 年開始啓用。

## 六、惠潮嘉會館青年組

新七屆理事成立時，理事組織中除了慣例有的部門，還增添了文教部及人才開發部。這兩個部門專為尋找、培養接班人而設。爲此目的，理事舉辦了各種活動來吸引青年人，包括開辦客語補習班。2010 年惠潮嘉會館舉辦 190 週年慶，工委會當中看見了不少青年人的身影。他們不祇是做些幕後工作，或是做個配角，而是真正能站到舞台上擔任重要角色。

有了如此令人欣慰的表現，新八屆理事（2010-2013 年屆）的組織中，增加了青年組。但可惜 190 週年慶青年們所表現的熱誠並不持久，青年組的成員人數並不穩定，時冷時熱。雖然理事有活動的時候，還會有青年人幫忙，但他們自己青年部的活動並不是那麼成功。

爲了了解青年人的思路，本人訪問了 91 個曾經參加過華社活動青年人，發現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會館的活動，甚至大部分都說他們不喜歡去華社，所以也就不太願意參與華社活動，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碌。他們是廿歲到卅五歲之間青年，有些在念大學，有些已畢業正在開始創業，事業尚未穩定。其他理由是：會館是老年人的場所，他們年輕人夾在中間，覺得很無聊，尤其是老人家不是說華語就是說方言。語言不通，他們覺得很尷尬。他們也對理事們舉辦的活動不感興趣，因為都不是他們所需要的那種。若是他們參加活動，主要的是想交朋友，建立聯絡網。看得出來，社交對他們的事業和前途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他們希望通過華社能認識更多人。他們希望華社多舉辦旅遊、一起看電影之類的休閒活動。其實他們也並非完全漠視中華文化，若有可能他們也希望能學會自己的方言，女的還希望能學做家鄉菜。

其實會館應該讓青年部的成員自己去決定他們要舉辦哪些活動，強迫年輕人接受老人家認為好的活動是不明智的，因為年輕人和老人家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代溝。

公元 2013 年中爪哇梭羅客屬聯誼會舉辦了為期三天的首屆印尼客屬青年會議，二百多名來自印尼各地的青年代表與會。會議期間，他們建立了青年之間的友情交往，踴躍提出了不少建議。他們每年將舉辦各種全國性的活動，如 2013 年 10 月印尼青年節的時候舉辦了全國性的植樹活動，2014 年在 5 月舉辦了全國性的捐血活動等。此外，還敲定 2015 年由泗水惠潮嘉會館統籌舉辦第二屆印尼客屬青年會議。看到這群充滿陽光的年輕人開始露面，其實印尼華社的延續還是頗有希望的。

## 七、結語與建議

斷層了卅多年的中華文化，老化的印尼華社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年輕人除了還為自己的事業忙碌，最主要的是他們對“老”會館不感興趣。想恢復到九三〇事件之前的華社情況顯然不易，而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調適。

多年來受到西方文化的襲擊，許多年輕人有崇洋的趨向。對他們來說，中華文化是屬於過去的、落伍的。要創意地把中華文化融入現代的文化中，才能有效地被年輕人接受。由於年輕人才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因此，給他們空間，自由發揮他們的潛能；給他們扶持，全力協助他們實現夢想。

卅多年沒有華文教育，就失去了一代華人。在家裡或在外頭說的、聽得都是印尼語，這些年輕人已經不懂得中文和家鄉話了。來到會館，聽到的都是陌生的語言，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局外人。事實證明在惠潮嘉會館較為活躍的年輕人，一般是華語程



度不錯的，或是參加客家話補習班的學員。語言是交際工具，若是語言上的障礙能夠排除，就少了隔膜。

經過各種座談會、研討會，長輩讓年輕人找回自己的身份。這些年來，他們祇知道自己是印尼人，但不知道自己另一個身份，即“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若是年輕人知道了自己的雙重身份，會啟發他們的歸屬感：會館就是他們的“家”。

惠潮嘉會館是同鄉會，會員以客家人為主。按章程，凡系惠州、潮州、嘉應州人士、方能申請入會。跨民系的婚姻結合讓許多人己不再是“純”客家人了。為了能增加會員，理事應該不再堅持維護自家中心主義，尤其是青年部成員，更不必硬性規定必須客家人方能入會。

最主要的是理事們要學會放手。給年輕人信任，讓他們在會館裡負點責任。近年來，每年開齋節前分發愛心包給會館附近的貧苦居民的活動，已交給青年部成員去做：從統計居民人數、包裝，一直到分發愛心包全由青年部成員去做。他們得到信任，也會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培養接班人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大工程，還需理事們不懈的努力，才能保住華社，甚至有更美好的前景。

#### 参考文献

1. Daradjadi. 2013. Geger Pacinan 1740-1743. Jakarta: Penerbit Buku Kompas.
2. Hamdani, Nasrul. 2012. Komunitas Cina di Medan Dalam Lintasan Tiga Kekuasaan 1930-1960. Jakarta: LIPI Press.
3. Jahja, H. Junus. 2009. Catatan Orang Indonesia. Depok: Komunitas Bambu.
4. Noordjanah, Andjarwati. 2004. Komunitas Tionghoa di Surabaya 1900-1946. Semarang: Masyarakat Indonesia Sadar Sejarah.
5. Soyomukti, Nurani. 2012. Soekarno & Cina. Jogjakarta: Penerbit Garasi.
6. Vermeulen, Johannes Theodorus. 2010. Tionghoa di Batavia dan Huru Hara 1740. Depok: Komunitas Bambu.
7. Wibowo I., Thung Ju Lan. 2010. Setelah Air Mata Kering. Jakarta: Penerbit Buku Kompas.
8. Wijayakusuma, H.M. Hembing. 2005. Pembantaian Massal 1740. Jakarta: Pustaka Populer Obor.